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名誉主编／冰心／萧乾



萧乾

萧乾卷

主编／傅光明

太白文艺出版社

萧乾卷



名 誉 主 编

冰 心 萧 乾

主 编

傅 光 明

太原及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萧 乾 卷

傅光明 编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4插页 310千字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605-378-6/I·326

定价：16.80元

· 序 ·

萧 乾

以白话为媒介，以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有“文艺复兴”之称的“五四”。那是一个充满自由、开放、创造和进取的时代。当时，以鲁迅为旗手的一批作家，叛离了封建文学的桎梏，以独立和自由的风格，贴近生活的内容，并以现代口语的表达方式，创作出崭新的文学作品。其中，又以鲁迅的小说最具代表性。他发表于1918年5月号《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继之而来的《呐喊》和《彷徨》造成了新小说的势头。鲁迅是整个“五四”文学的旗手，他的小说更是那场伟大文学运动的开山之作。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的确，19世纪末，大量西方名著的译介，曾震动了中国的文化、思想界，并直接哺育滋养了中国第一代现代小说家。他们批判旧的封建文学，吸收和借鉴西方文学，站在与西方思想文化的交汇处，以全新的文学观念和艺术思维方式，创造出洋溢着民主、自由时代精神的文学。他们中的大多数，如本集中所收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许地山、冰心等，都同时兼有学者和思想家的品格，成为后继者的楷模。

“五四”作具有拓荒者的风格，他们的创作实践、文学思想和艺术探险精神，泽被着以后一代又一代作家。“五四”的文学传统和思想根脉一直延续下来。由于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以及文学启蒙的性质，决定了鲁迅所倡导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一直是现代小说的主流。

“五四”确实是一个社团纷起、创作繁荣的百家争鸣时期，历史上诸子百家的竞盛，似乎只在先秦有过，以后历代封建专制扼杀了个性的发展。“五四”则再次呈现出社团竞起、流派纷争的文化壮观。最先出现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社团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它们宛若并峙的两座高峰，汇集着“五四”时代所有的重要小说家。而后的未名社、沉钟社、新月社等，无不具有鲜明的流派色彩。

如果说“五四”是现代小说的开创期，30年代则是发展期和丰收期。在这一时期，左翼作家成为30年代文学主潮的中流砥柱。京派、海派、现代派等，同时各具风采，精品佳作迭现。沈从文、张天翼、吴组缃、萧红、施蛰存、沙汀、艾芜等富瞻才气的小说新秀，在创作层面与境界上，都比“五四”更有新的拓展和深化。中篇小说创作，更在茅盾、巴金、老舍、王统照、丁玲、李劫人等的耕耘下，耸立起一座座中国现代小说的丰碑，《子夜》、《春蚕》、《家》、《骆驼祥子》、《月牙儿》、《死水微澜》、《象牙戒指》、《生死场》、《边城》等至今仍脍炙人口。

这套《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以作家分卷的方式，精选汇编各家的中短篇佳作，既可从每卷了解作家创作的历程与风格，同时也可通过整体一睹现代中国小说所走过的历程和风貌。

目 录

序 萧 乾

蚕 (1)

小蒋 (11)

邮票 (20)

花子与老黄 (31)

邓山东 (43)

丑事 (52)

印子车的命运 (63)

俘虏 (72)

篱下 (82)

放逐 (93)

雨夕 (102)

皈依 (108)

昙 (124)

道傍 (138)

参商 (154)

栗子.....	(170)
矮檐.....	(181)
吉期.....	(197)
鹏程.....	(203)
黑与白.....	(219)
落日.....	(233)
梦之谷.....	(242)
一只受了伤的猎犬.....	(411)
珍珠米.....	(417)
堡.....	(430)

蚕

梅刚迈进了门限，滑润的肩头就给正在踱来踱去的我一把抓住。说：这屋里有几条生命？这突兀的劲儿怔得才下午学的她几乎把那双星波的眸子迸了出来。像只胆怯的幼鼠，梅左右盼顾一下，混着应属于给傻子的笑声，由鼻子里哼出：鬼！还不是两条！

就不是么：十条！我挺立在她跟前，差不多拍起胸来那么有把握地说。这数目惹得她头像巷里卖爱国布贩手里的小牛皮鼓似地摇了起来。又像那小皮鼓连续地不信任地哼。不骗你！扯了她的袍襟，像挂火车似地一直扯到床帐口。干么呀？对，这是女人该惊喊的地方了。别忙，一掀帐子，蓝素格的被单上平稳地铺着一个方匣子。匣子里，翠碧平铺的背景上正蠕动着皎白的一堆，盘踞的姿势不比赵子昂的八匹马坏。什么？呵蚕！梅

也忘了这地方的不相宜了，伏下身去就数：一，二，三，四……别动手！呵，八条！呃，屋里有几条生命？

她说，怪不得你不想我了！早晨也不在窗户口儿那边吹给我爱听的哨子了！嘿，女人的嫉妒！可是——这话也不全假。忘掉这位可爱的邻居是天不许可的，可是像往日那么疯狂却当真已不！……今天早晨冒了雨，撑了把女人用的油纸伞照例下山到万寿桥头去买我的十八学士和水仙。穿过仍然咕咕喳喳挤满了赤脚提着竹篮子的厨子和老妈的鱼市，到得桥头时，那被天气打破了饭锅的花贩，一见我这风雨无阻的主顾，就极高兴得由靠墙跟的小凳上站了起来。花选得特别加心，价钱又格外公道。买妥了一束杏黄色的十八学士，又挑了一束夜来香。当他拢起选好的花，用麻莲缠束的时候，我发见竹扁担的那头装满了翠绿的叶子。以为是野茶呢，就问：那是干么的呀？先生，这是桑叶。把缠好的花递给我后，他就掀开盖上的叶子，拿出一个小竹簸箩来。上面爬满了的就正是蚕，这么多的古怪小生命！我马上欢喜得恨不把花抛了。摸一摸袋子，只花了十个铜板，就被允准在几百头身世飘零的肥白柔软小虫里选了八头。一路上高兴得忘记了这是雨天。把花挟在胁下，屈屈身子，借过挟伞的那条臂，捧着我这八头——叫什么好呢？我是爱兔儿，小猫，松鼠和许多活物的人。这一切我都唤作小乖乖。就暂叫这八个团团罢。

回到家来，俨然获了至宝地跨进了门。房东太太正在堂地洗菜花呢。白发发洗黄菜花，多冲淡的一幅画！顾不得欣赏，也顾不得招呼，就匆匆忙忙地上了楼。攀高一层楼梯，这八个团团和我的关系好像就亲密了一层。想想看，飘泊在异地这寂寞的日子，凭空一来便添了八个缄默无言的伙伴。真地还是雨天

好！

开了房门的锁，老规矩是用剪刀削齐了买来的花，用清水洗涤瓶子。然后带着些羞愧，把给过我一天一夜欢慰明白我多少痴处的花，打发出去。把新的花插在换好了新鲜井泉的瓶子里。嘴里还对被抛弃的花咕哝着：别生气，回一回土，明年此刻再崭新地来到我这儿。可是今天这闲心就没有了。

连花带瓶全交给了提着一壶冷水立在门外呆等的厨师傅，自己就下手来安置这八头污宝。全房子皆睨过后，十指安插在胸前，质问自己：把他们放在哪儿好呢？我简直像个好吃懒作的女人，养了孩子却没有个小床给他们睡，翻了三四个抽屉，才在那放梅的短笺和偶尔由她袋里抢来的糖果的抽屉里翻出她送给我那个精致的盒子，上面绣着围在一棵杨柳树下曼舞着的洋人。她说，这是她爹爹由法国带给她的呢！这么珍贵得变成了废物的小匣，为这些小生物作个摇篮是再好不过的了。好，意思是把我疼爱最疼爱的生命安插在我疼爱最疼爱的匣子里。

于是，把带回来的一束叶子细心加以料理，用小剪子咬去生硬的叶梗，咬去糜烂枯黄的叶边。又选几片葱绿的嫩叶剪成散锦的星颗和一面缺缺的月。等小匣子给清新的绿氛溢满了，才小心翼翼地托在几片大叶上的蚕儿们捧出，像慈母卧婴儿似地一条条轻轻地放进锦匣里。有的一放，高兴得打了个滚儿，就驼起背来，一耸一耸地找寻所需要的食料去了。有的一放，还恋恋不舍地；抬抬头，寻觅这温存的主人，似乎想明白一件事情，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样一份命运，到了这种地方。

等到这些团团们都卧下了后，我便把匣子由桌上移到枕畔。再不关心堆在窗前的课卷，只忘情地伏在被上凝守着他们。呵，小匣子绿得静得简直像伊甸园。遍地是美味果子，只要一张口

就有得是吃。头上是无边的乳白的云霄。八个同伴身体光光，在一块儿谁也不害羞，想亲热就磨磨头。有这万能的主宰，慈悲为怀的主宰高踞在半空，用如闪的眼关照他们游荡在我手造的园里。他们舒服，我也感到作了神仙的畅快。

然而想让这八条生命占去我全部的感情，实际上还不是可能的事。当自己正混在这八个团团群中在乐园里漫游时，陡然记起明天九点的作文，还有一班卷子没看呢！这俗念马上就把我由乐园中逐到朱红条桌上一堆卷子那儿去了。我便又把我的感情埋葬在这堆卷子里。

黄昏时分，才把最后的一本加上了分数。哎，腿盘得酸了，手指也麻了。更糟的，是眼睛看别的东西像隔了层沙玻璃。吁了一口气，立在窗前眺望由闽西蜿蜒而来的长蛇似的闽江，和点缀在那长蛇腰部碧绿的沙洲。几只舢板嘎吱嘎吱地在给苍茫暮色罩满了的江上，争取最后的几百钱。一只开往上游的电船，尾部曳着白沫，正向洪山桥那边喘去。江边的苍前街当当的车铃和呱嗒儿呱嗒儿的木屐声还是那般清脆。我低吟着“鲛江月色”。我猜，斜对面梅家的那楼窗一定会有一个淘气的女孩出现，向我伸出纤细的手来作着即刻就来的知会。然后我就该极其有趣地跑到楼门口去等待，不，去藏躲！然而唱到“庄稼上垛，我俩就结合”时，窗口那黄幔仍是像给怒气拉长了的脸那么垂掩着。我赶紧用尽了气力吹出“天际线外”的调子。显然地，把我吹成轻气泡，那窗幔也不会心疼。我正在测量女人残忍的深度时，忽然那片仅余的落日残晖如末日般地由我眼中逝去。头就掩在两只温润的手掌里了。一流少女的芬香钻进了我的嗅觉，痒了我的通身。吓死我了。梅，放开。回响又是一个哼，再一个带笑的哼，眼睛才触到光明。

鬼诗人！养了蚕却不喂。蚕？呵，我的孩子们！我的魂消失在红竿爬黑蚂蚁的课卷里去了。亏了她提醒。赶紧跑到床前看。呵，我造了什么孽，几条又白又长，长得像南非长颈鹿的孩子们，一抬一落地向我眈眈逼视，咒诅我这残忍的人。更可怜的，是两三条已枯瘦得像讨饭老婆子的腮额，软弱无力地蜷伏在仅剩了残梗的枯叶上，如荒年时吃尽了树叶的灾民般地等待着长眠的一刹那。我惭愧得心痛了。呵，孩子们，你们想我是全能的主宰，是拥有一切的主人，便将命运交给我摆布。其实我不过是一个大于你们乐园中的一生物，忙得自己都顾不过来。你们信托我，其实我外行得懂得给你们把叶子剪成月亮，却忘记了准备该接济的食料。这快黑的时分，我可去哪儿寻讨桑叶！问厨师傅：说剪剩的桑叶全倒出去了。还立在黑的角落里，抱怨着自己粗心。他东凑西凑，才凑了不盈把的一些残叶。在清水里洗洗，勉强分给孩子们吃。呵，食料有了，瘦的也用尽那细长身体里所蕴蓄的气力，向叶子这边爬去。健壮的，就尽力排挤他们的同食者。梅赌气把叶全挪到瘦的身边，但壮的一耸一耸地又追了过来。谁也不能给他们中间一个公允的保证呵！

明朝下床一看，果然昨夜残喘的两条，已经死去了。自己还似乎带着害羞的心情，在临死以前把枯瘦成一层薄皮的身子，隐藏在一片残叶底下。活着的六条，因为叶子早已吃尽，也不大有生气了。看见我来，有的抬起头来作着向我乞怜的神气。孩子，这不是我的能力，我变不出桑叶来呵！有的，多半就是那最健壮倔强的，忍耐在匣的一角，等待丰年或死亡。我爱它，为那怪样子，固执着充好汉似地，支持它的生命。

匆忙洗好脸，就下山为这些饥儿办给养去了。

既受过一次教训，这一来就买了一大抱桑叶。选嫩的洗了

一些，就散堆在孩子们的身上，立刻，像埃及的五个丰年一样，孩子们都高兴了起来。一个个由盖着的叶下钻出黑喙的头来，各抱一个缘角，沙沙地吃起来了。这头一嘴一嘴地吞，那头的嘴往上一噉，就噉出一块青黑的粪蛋来。吃得那么痛快，再也记不起和他们同来而死在饥荒里的弟兄。

天天，我嚓嚓地在桌上写，他们哥儿六个沙沙地在我床上的小乐园里吃。我每天作完了人家的教师，转来再作他们的粪夫。碧绿的叶素通过那皎白的躯体都凝成豆蔻的碎粒。为它们换掉叶子，又看着他们眠起。到后来，那长长的身子就愈变愈透明，透明得像一个旷世弦乐家的手指。一股青筋，絮云似地在脊背上游来游去。我疑惑那就是我所不懂的潜伏在诗人魂中的灵感。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当我照例走到匣前查看时，看到的却是非照例的奇事。一个浅黄色的蚕躲在匣的犄角，如欧洲中古弦乐手弹月牙琴似地斜斜地织起丝网来。呵，蚕吐丝，蜂酿蜜。圣人的话不假。赶紧派大师傅给对面的梅捎了个信去。她喘着气就蹦了进来——像刚穿好了衣服，就等吃完稀饭上学去。梅高兴地拍起手来。匣子是我的呀！梅高兴地说。记起头一堂是陈老师的党义，把听党义同欣赏这小生物算算，索性不去了。于是我们就商量起叫它在哪儿留下这点生命的痕迹呢？忽然，机伶的梅说，我们背着娘在西禅寺照的像呢？好不好叫他们爬到上面去作点事情，织成一幅丝像？主意不错，而且也解决了我的蚕她的匣的难题。

于是她就一腿跪在椅子上，摘下靠窗壁上的镜框，匆忙地扯出嵌在里面的合照。我高兴时总爱逗人。这时又忍不住用初级的闽腔骂她二百五了。她笑着把蚕由它自织的网罗里掏出来，

用食指轻轻地，母亲似的温爱，抚了一下那小蚕的肚腹，娇声说：小宝宝，好好地作！然后仔细地放到像上。回过头来半笑半愁地怜惜那点浪费了了的丝络。

两天里，六条成熟的生命，都走尽了他们在绿园里争逐的途程，陆续地施展起一辈子的抱负了。

从此，桑叶在我失却了其宝贵。我的工作也由粪夫而升为监工了。一切，我都像靠田吃饭的农夫或靠儿养老的父亲一般甘心情愿地去劳作。为了怕孩子们在这好容易才得梅的同意照成的像上拉尿，我得随时经心地照顾。经验赐给了我一条定律：只要这东西后部一撅，就赶紧把它捏到外面；虽然多少次捏错了，狠心地硬由它嘴里，扯出长长的闪光纤细的丝绪。有时竟会扯断了，害得它毫无主宰，怔忡好半天，才不知由哪点儿的启发又续上端头。

这工作实际是两个人负的责任。梅一下学，我就该休息了。

吐丝的蚕和吃叶的蚕可不同了。如果一条生命都有它发展的阶段，那我可以这样说，当蚕幼少的时候，实在常常可以看得出它那腼腆羞涩处。中年它像“人家人”，外貌规矩，食物却不必同家中人客气。及到壮年，粗大的头，粗大的身子，和运行在粗的身子里的粗大的青筋都时刻准备反抗的。握到手里，硬朗不服气得像尾龙门的鲤鱼。若是由它嘴里夺去它正咬着的叶子时，它会拚死地追，直追到嘴里才能干休。它爱竞争，纵使叶子有富余，竞争也还是免不掉的事。如今，这暮年的蚕可不不然了：身子柔软得像一泡水，黄而透明得像《吊金龟》里喊吾儿的老旦。那么龙钟，那么可怜，那么可爱！生活在它们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所以谦和温柔，处处且来得从容。

有时，梅和我迎着窗并肩坐着，守定工作的孩子们。一条

蚕在我嘴角的痣上织来织去，总也不走。最后是把一根丝拉到同一位置的梅的痣上去。我俩相顾都笑了，笑这淘气的蚕。那个又在梅的眼睫上一来一去地铺，铺得像欧洲贵妇的面纱。梅怕把眼珠铺瞎了，就骂声讨厌，挪了开去。然而死心眼儿的蚕偏又转回了头来铺。

有的蚕东织西铺地不在乎成绩，也没有一定的方向，我们唤它作浪漫派。有的缩在像角，如图案画家似地按排就绪地铺，铺成齐整的丝边，我们叫它作古典派。我们利用浪漫派装饰像心，利用古典派建设像边。各派的孩子们在我们的调度下，便按着个性认真地作去。私下也许是报答在那养育之恩吧！它们或者会把那星波的梅的眼当成柳塘，把睫毛当成荻岸，把眉当成青嶂，把新剪的头发当成旷古的森林。发间插的那朵玉兰也许成了深林里的古井或是练洁的一饼圆月。我的鼻子也许成了长城，嘴也许是无底的山洞。我俩坐得那么紧，简直把蚕全忙在一堆了。

日子过去了多少，看看这张像片绣的厚度就可以知道了。几天的工夫，一张雪白柯达纸已织成金黄色了，灿烂得可以比晚霞。但是，可怜的蚕呀，却消瘦得比才生育完的妇人还惨凄。一张欢愉的像片上蠕动着几条枯瘦老暮的生物，真是如喜宴上奏起哀乐来一样地煞风趣。

一个黄昏，梅握着两只给太阳吻过的蜜柑，披着一身晚霞看我来了。落日的一抹余晖正洒在案头的像片上。梅一眼看见蚕肚里的丝快吐净了，动作一天比一天呆滞，身体一天比一天瘦小，就唏嘘起来。她带点鄙夷地说：得了罢，也该让它们歇歇。看，活儿作得多好，你真狠得叫它们一寸丝不留地死去吗？这是一个母亲型的女人的真话，但这却冤枉了我，因为我原想

叫它们各尽所能呢。想想看，把一个未吐尽丝的蚕埋葬到永息的地方，还不是和把一个充满了热烈理想的豪杰塞进棺材一样？然而梅的话终于打动了怕作吝啬鬼的我，于是我们计划起蚕的养老问题。

有的心理学家说，一个人童年干的事长大了还会重演，这话在我身上可就不假了。幼时被我喂养过的蟋蟀，身后都曾享受过我安排至周的葬礼——一具填了花纸的丹凤火柴盒制的小小棺材，一些食食物，一星儿水，有时，还不能吝惜一点点眼泪！如今，商量到蚕的养老问题，我马上隔山一跃就跃到棺材问题上去了。梅说，傻瓜，它还要变蛾子呢！于是，又回到养老问题。鉴于动物眷恋故乡的本能，我们的决议便以为把原有盒子作养老院最为得体。梅自荐处置这件事情。

一阵愈来愈微的楼梯声——停一下——又一阵愈来愈响的楼梯声，梅蝴蝶一样地又飞回到我面前了。一手握着一团新棉花，一手是些枯了的叶子。我问，她斜睨了我一眼，说：你不得过问。我只好看，看着她把棉花舒舒坦坦地铺在匣子里，周围撒上剪碎的叶末。然后把六条懒懒的老蚕——这时我已丢掉了团团，甚至孩子的感觉，而且没有资格那样称呼它们了，因为它们比我还老迈呢——轻轻地安置在棉花上。它们也就像住医院三等病房大屋子里的病人一样，不作声地躺下去了。梅伤感地搓搓手，屈下身子向它们说：安心地做梦罢！你们唯一心爱的东西，我都堆在你们身边了。愿这气息洗去荒年的印象，使你们的梦境丰满。放心，我们要好好待你们的子孙，把你们一代一代都埋在一块儿。

然而身子弯成齿形的镰刀似的老蚕们却毫无动静，只酣酣地睡去了。

夜，由山边，由江上波涛似地袭来了。

我俩如黑袍长髯的神父似地围立在它们的死床畔，守着这六条无可责贬的生命，直到夜色顺便带进来一个老太太的声音时，梅就被叫回家吃饭去了。

1933年9月29日，海甸。

（原载1933年11月1日天津《大公报·文艺》第12期，
后收入《篱下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初版）